

磨子李◎著

官魅



于超美

父仇和造福百姓是她参加政府工作的唯一理由，面对阴谋和贪婪、狡诈的丑类，自幼铸就的性格永不屈服。

吴正

既能联手于超美与黑恶势力抗争，也有做太平官不思进取的一面。

于道德

幕后黑心老板，作恶一方。榨菜打农药，隐匿煤矿矿难死亡矿工尸体，最后以闹剧自食其果并受到法律的制裁。

周先文

市委书记，在金钱、权欲、色诱下不为所动，最后毅然对于道德展开调查。

新华出版社

官魅

磨子李◎著

长篇反腐小说

新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官魅 / 磨子李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09.3

ISBN 978-7-5011-8729-4

I. 官… II. 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33487 号

官 魅

作 者: 磨子李

责任编辑: 原兴伟

装帧设计: 文 韬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邮 编: 100043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照 排: 东方青鸟照排中心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19

字 数: 32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6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9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1-8729-4

定 价: 29.80 元

本社购书热线: (010) 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电话: (010) 63072012

目 录

官 魅

- 第一章 天使还是魔鬼 / 1
- 第二章 心里的小鬼 / 13
- 第三章 阔老板 / 19
- 第四章 惊悚的夜 / 28
- 第五章 幽梦即合 / 35
- 第六章 鬼魅如影相随 / 47
- 第七章 铁腕女人 / 60
- 第八章 一试身手 / 71
- 第九章 梨花带露还是粉面含春 / 86
- 第十章 一场虚惊 / 94
- 第十一章 张扬的旗帜 / 108
- 第十二章 乱石崩空 / 118
- 第十三章 柳暗花明 / 128
- 第十四章 官场奇遇 / 136
- 第十五章 冰火两重天 / 144

目 录

官 魅

- 第十六章 棋高一招 / 156
- 第十七章 招摇的旗帜 / 167
- 第十八章 阴沟里起浪 / 175
- 第十九章 柜里乾坤 / 182
- 第二十章 美女落魄 / 188
- 第二十一章 迟暮女悲往昔 / 195
- 第二十二章 刀光剑影 / 207
- 第二十三章 冰火荡涤 / 220
- 第二十四章 惊天耳光 / 231
- 第二十五章 风云变 / 242
- 第二十六章 困厄矿井 / 254
- 第二十七章 交 底 儿 / 262
- 第二十八章 招引财神 / 268
- 第二十九章 群山肃立 / 277
- 第三十章 大栗山作证 / 284
- 尾声 漫漫山冈,只见盛开的夹竹桃 / 296

第一章 天使还是魔鬼

我坐在这个城市的纪念碑下，目光黏糊而散乱。

我面前矗立着一堵“墙”，一堵白色粉嫩的肉墙。墙的右边是一株黄桷树，叶片翠绿，葳蕤而生动。左边呢，那也是绿，仿佛才从炒锅起锅的韭菜一般湿淋淋油亮亮的绿。在那绿上，缀满了火红热烈花朵，好像燃烧得愤怒的火焰。那是夹竹桃，一种不起眼却生命力极强的花。四月的暖风吹过来，树儿低吟，树枝乱晃，那火红的夹竹桃争先恐后地簇拥着，活像一个个搔首弄姿的女郎。

我面前站着一个娇媚性感的女人。天哪，我该怎样形容，闭月羞花？精美绝伦？好像在我的词典里，没有能准确形容她的词语。

来幽会前，我还特地看了我最喜爱的《太公兵法》。哈哈，擒获女人心，难道不是对敌作战？我的基本战略方针是三略的《上策》。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姜尚谆谆告诫：《军谏》曰：柔能制刚，弱能胜强。柔者，德也。弱者，贼也。弱者人之所助，强者怨之所攻。

喧嚣的城市在我面前黯淡，而她则如一轮朝阳在我面前冉冉升起。我心里直犯嘀咕，这是天天晚上与我在网络上聊天、曾多次视频上看过的女人？哈，她真敢想象啊，居然荒唐得让我这与她在这城市中心见面。难道她心怀叵测，要让我在我们的市花夹竹桃和市树黄桷树前丢丑？

“于美人？”我站起来，狠狠掐了自己大腿一下，这可不能是梦境啊！

“流氓兔？”她嫣然一笑，朝我伸出纤纤素手，那也是白，炫目张扬的白。

这是一个浑身细白的女人，高挑，粉衣白裙，黑亮的秀发波涛一般卷曲着。娥眉高翘，水汪汪的大眼睛殷殷地望着我，特会说话那种。一股蛊惑人的香味侵袭过来，这是一种花魅型香水，大约是克里斯汀·迪奥中的一种，外文名字 Poison，中文毒药。她，能是毒药吗？

我故作镇定，将手伸了出去，特绅士地说：“美女，我流氓但不是兔，所以我不撒脚丫遁逃。也许在你这大美女面前，我能是一棵永远屹立的树，一棵特挺拔特粗壮的树，例如，我们的市树黄桷！”

她笑了，笑声清脆铃铛一般。清冽的眸子里波光盈盈，黑葡萄样眼瞳里晃动着一个小小的人。那就是我吗？一个在美女面前黯然失色的小官员，一个自以为是的城市精英？她抿抿红唇，嘴角上翘，特矜持那种。呵呵，美女啊美女，你同我玩猫捉老鼠游戏，但谁是猫，谁是老鼠呢？

“是吗？那最好了。男人，就该虚怀若谷，硬朗，拿得起放得下。不过你这比喻明显有点邈邈人。你是市树，那谁是市花？市花围绕市树转，难道我只是那夹竹桃？啊？”

哈，这个妖精样娇媚的女人，没想到她的小脑袋也这样聪明够用。我说：“天地良心，我哪里是这意思！你这么漂亮养眼，最起码也应该是迎春的蜡梅烂漫的山茶，或者高贵的玫瑰外来的郁金香。”

“不！”她接过我的话头，“我才不做那些妖精十八怪的花，我就想做夹竹桃，她生命力极强啊！在我们农村，土地贫瘠也好，干旱暴雨也罢，它都欢欢实实，开得满山遍野。花也平常，不张扬也没有香味。哦，帅哥你晓得不，夹竹桃汁液含强心甘，那可是厉害东西，只要在你胳膊上注射那么一小点，乖乖兔，你就给我四脚蹬腿玩完吧！流氓兔，你是我网上结识的朋友，也是我网络上唯一真诚的朋友，哈，城市精英？”接着她抛我一个媚眼。

我嘿嘿一笑：“哪里哪里，虚妄之言，姑妄听之，姑妄听之吧！”

她微微一笑：“流氓兔，在网上我们都已经谈婚论嫁了，我是爽快人，我因为相信你从而也相信了网络有真情，你大约不会让我失望吧？”她接

着冷冷一笑,是矜持,还是嘲讽?

初春的风儿刮过来,凛冽甚至还砭人。我望着那堵粉白的墙,以及她身后那些花枝乱颤的夹竹桃,意味深长地笑了。我的笑当然有来头。

自从安装了摄像头与她视频后,我就对她娇媚的脸蛋以及轻佻随意的语言方式疯狂得着了迷。每天,我猴急地盼着下班,唯一想见的,就是这谜一般的网络美女,听她那滑稽可笑的语言,见这堵白如凝脂的粉墙。曾经我还荒唐地按照她的吩咐,给她的银行卡上打了钱。那是1000块啊,几乎是我半个月的血汗。可是,《红楼梦》里的奶油小生贾宝玉尚且能撕扇子博千金一笑,我吴正为自己心仪的女人破费,难道还能畏惧?

此刻,摸着裤兜里面那厚厚一叠钞票,我知道自己有主心骨。

“美女,初次见面怎么消磨时光,我请你?”我眯缝着眼睛看她。这时我想起了同科室小六子的谆谆告诫。小六子曾说,在美女面前,你得想象自己是王子,是世界富豪的儿子,是英国王储,是君临天下的帝王,而她只是你的小小臣民。你高贵,她低贱;你伟大,她渺小。你要想象自己是泰山,而她不过仅仅是泰山下面的一棵草,一棵好小小弱不禁风的草,这样,你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。哈,这小六子,真说得好绝。

“我叫于超美。于是的于,超级女生的超,美丽的美。请我就是消费,玩,是小孩子过家家,我们可都是成人。”她用白眼珠挖了我一下。

我心里一凛,却打着哈哈道:“哈,好好,我是吴正,口天吴,正义的正。”

她扑哧一笑:“瞧你那样,还正义啊,我看你都邪门歪道离了谱了。”

这于超美,真敢说啊!望着她那花朵一般的笑脸,我脸上一热。我加重了语气:“你说怎样消费呢?不会让我清清蒸熊猫,油炸恐龙吧?”我鼓足勇气大咧咧地说。刚发工资,有了裤兜里面的这些子弹,手里有粮,我心中不慌。“先解决肚子问题,火锅还是中餐,你老人家说。”

“哪里吃这些低档的,既然宰狼,就该狠一点。潮汕海鲜城,你看这堂

口怎样？”她笑了，露出一口白牙，闪烁发亮。

这美女不简单哪，知道怎样宰人，知道什么东西最贵。潮汕海鲜城我当然去过，那里装饰得古色古香，服务小姐个个貌若天仙，进出都是油光粉面人五人六的人物，是我们这个城市上档次的酒楼，不过那都是人家请客。我狠狠心，将自己的怯弱压了回去。姜尚说得极好：因其所喜，以顺其态，彼将生骄，必有好事，苟能因之，必能去之。哈哈，这个老儿霸道，真如孙猴子钻到了铁扇公主的心里去了。

我笑眯眯地咂吧着嘴道：“好，海鲜不错，嘿嘿，潮汕海鲜城更不错，档次高，适合我们这样的消费群体。”我抬头挺胸，一掷千金模样朝潮汕海鲜城走去。她紧紧跟在我旁边，胳膊肘不时碰我一下。我虽然紧张，却也非常得意自豪。想，要是现在能有朋友看见多好，最好叫小六子那饿狼看见，那么，他也许眼睛都会绿了：哈，瞧啊，吴正多厉害，有这样一个靓丽女朋友！

酒楼一共有四层，我们去三楼。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人，她朝我嫣然一笑，那眼神好勾人，真的是回头一笑百媚生啊！“哈，你没有虚火吧？”她的嗓音真甜美啊，银铃一般动人。

我嘿嘿一笑：“哪里有这说法？这不是咱们网恋第一次见面，千呼万唤始出来，千难万难的第一次，当然该留下一个美好印象，你说是吧？”我忍了忍，没有将千金朋友、金钱粪土之类的话说出，觉得这个场合好像也不该说那样的丧气话。

嘻嘻，她笑了，眸子亮晶晶，笑得好深沉。

我脖子一缩，感觉那眼神就好像子弹，嗖嗖地射进了我的胸膛，我仿佛看见，我的胸口正在汩汩流血。天，良辰佳景，美人相伴，我怎么有这样的感觉？

电梯叮当一声停住，她拽拽我，领头往外面走去。金色宫殿般的西餐厅里，人头晃动，刀叉丁零。原来，这里是自助餐餐厅啊！我看了看价目，原来这里消费也不高，也就每人98元，哈哈，妞妞原来是替大哥我着想

啊！我撇撇嘴：“美人美人，就这里啊，档次？”

她生气地望着我，眼里火星闪烁：“兔，不要将姑奶奶的好心当作驴肝肺。初次见面不想让你过多破费，这样影响不好。”她扭头朝里面走，翘翘的饱满的臀在我面前一晃一晃。

吃饭是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。她没吃多少，一只大闸蟹，几块龙虾，然后就是水果沙拉，红红绿绿，刺激食欲的那种。我们相对而坐，真的好像情侣，彼此还互相开着小玩笑，眼神那么不经意地碰撞，不时发出会心的浅笑。为了表现绅士风度，我尽量减少咀嚼，多用餐巾。望着琳琅满目的海鲜，我也只能装作食量小小的样子，只象征性蜻蜓点水地每样尝尝，心里虽然好舍不得，却也只能装大气，有一掷千金的豪气。然后每人要了一杯现磨咖啡，慢慢喝起来。袅袅蒸汽中，我看见，她又笑了，双眸星星一般闪烁，满脸飞花，笑得好可爱。“流氓兔，你这么大个子，真那么小的饭量？不会是因为我？”

我赶紧申明：“不是，向你老人家发誓，绝对不是。”

“我不喜欢虚滑的男人。”

喜欢？我乐了。我双眼直勾勾望着她：“不，我真的只能吃这么多。”我看她一副大不了然样子，索性将心一横，赌气地说：“是，平时我也很能吃，可今天为什么呢，大约，大约——就是秀色可餐了！”

“哈，我就知道你是有意扮嫩，这样的男人是女人的天敌，何况我们认识的方式是最不好的。你听说吗，网友见面，都是见光死，而且——不得好死！”她眼光阴冷，非常具有穿透力那种。

这个女人在我面前变作了一个青面獠牙的恶魔，我惊悚地望着她，感觉自己头皮发麻。“你，你为何这样说话？”

她呵呵笑了：“你觉得危言耸听？那你希望我们的关系到哪一步？一夜情，还是从此开始变作恋人，创造梁祝化蝶一般美丽的千古绝恋？”她嘲讽地望着我，那笑就有了许多含义。这个女人，翻脸是神，覆脸为鬼，她到底想说什么？她究竟把我看做什么人了？

我淡然一笑：“我不知道，也许水到渠成，我们不该刻意追求，你说呢？”

她摸出一支香烟，细细的，长长的，是那种女用的薄荷型香烟。点上，优雅地吸上一口，将烟雾从嘴里喷出，旋转成一个一个烟圈，在我头上缭绕。“刻意，你否定刻意？那我们在虚无的网络交流了多久？流氓兔你回答，回答得越准确越好。哈，现在计时开始。”

我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，脑子里却飞速地转动。我是大学毕业工作后的第三个月发工资买的电脑，上网第一天，就和她聊天了，那么截至今日，已经是15个月。对，15个月零11天！

她拍着巴掌，笑了：“回答正确，加十分。”又轻轻叹了一口气，无辜地望着我，“就是啊，花费那么多工夫，水磨石样，天可怜见，就为了纯洁的友谊？哈，同时还有1000块大洋风险投资，不会是为了钓鱼下的饵？”她望着我，尖尖的下巴颏朝上，挑衅般戳着我。

这个女人，这个可恶的女人，怎么有这样可恶的身体，怎么这样充满诱惑？啊，万恶的视频，万恶的女人哟！

突然我脑子里电光石火般一亮。就是，以夷制夷，姜太公《文伐》中讲述得那样明白，因其所喜，以顺其态，彼将生骄，我怎么这样笨哪！我故意慢吞吞地说：“其实，这个事我一直在想，从在视频里见你第一次就在想，我们都是未婚青年——”

“错，我非未婚女青年，本人已婚，而且还有一个宝宝，一个好可爱好可爱的乖宝宝！”

我好像被闷棍打晕，天地一下就在我面前旋转起来。她慢慢开始升腾，离我越来越远，变得扑朔迷离，支离破碎。原来，她是大嫂，想同我这处男玩红杏出墙的婚外情！我轻轻叫了一声：“不，你没有结婚，你，你是在骗我！”

“呵，麒麟下终于露出马脚了！你笨哪，还否认刻意，还说水到渠成？”她轻蔑地望着我，扑哧一声笑了，“不是秀色可餐？不是心爱的妞

妞了？”

“那就算我单相思又怎样？难道有法律规定，不准男性向往美好的异性？”我绝望地将这话说出来，说了之后，我自己都惊愕地张大了嘴巴。我是怎么了，怎么这样下作，这样无耻？我赶紧将茶杯送到嘴边，掩饰自己的失态。

“你这样说不就得了。”她将一沓纸巾递过来，对我努努嘴。

我赶紧接过，将额头上的汗水拭去。

“小样，还想与本姑娘斗法，流氓兔，你小子还嫩了点。不过这样我就算是知道你的真实想法了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我赶紧如抓住稻草一般鸣鼓收兵：“对对对，你老人家明察秋毫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今晚的其他节目就由我来安排？”

“这样最好。”我如获大赦，赶紧点头。

“一，那就先洗脚，将臭脚丫洗干净，凤凰洗脚城还可；二，唱歌，埃及王后歌舞厅 OK 不错，音响绝对一流；三，消夜，街道的烧烤，香却价廉可胡乱对付；四，分手。”

我感到一种失落。来约会之前，我脑子里充满玫瑰色橘黄色的幻想。我希望，我花费心思聊天捕获的女人能与我亲密，最好能有肌肤之亲，比如一夜情什么的。光花费我白花花的银子，我是百万富翁，还是扶贫？我嘿嘿一笑，想，刚才你不是暗示我，你没有婚嫁，怎么又要分手？良辰美景，春宵一刻啊，我可不愿意做这个冤大头！我笑眯眯地望着她，望着那一片白色娇媚的沃土：“美人，不，于超美同志，你老人家说的我都赞成。不过我想，是否将节目表顺序颠倒一下？”

她冷冷地望着我，坚决地摇摇头：“不行，本老人家的话从不收回。要你觉得冤，下面节目我买单。”

“不，你老人家理解错了，千真万确我有了紧急情况——我未婚妻小产，刚才我上洗手间接到电话，她正在医院抢救呢！”

她转过身，越过餐桌朝我走来。我站起来，与她面对着脸。靠这么近，

她身体里的热气汨汨朝我涌来，那个香啊，袅袅的，迷离的，朝我源源不绝地涌来，真的好有杀伤力。我好像残兵败将般，鼓起了最后勇气，迎着她的目光与她四目相对。

“流氓兔，我真的小瞧你了！天哪天，市政府怎么有眼无珠，滥用这样的庸人，还做了副科长？”她不错眼珠地望着我，脸歪了歪，一副悲天悯人痛心疾首模样。

什么什么，她居然知道我在市政府上班？她到底何许人，居然知道我这么多？原来她不是假设敌，真正是躲避在暗处的猎手，狡猾狡猾的！我感觉头皮发炸，虚弱感如虫子一样，吞噬着我的内心。这个女人，真的不寻常，我得赶紧溜走，不然我会身败名裂。我虚张声势地拿起手机，看着上面的时间。

“呵呵，你想溜？我可说了，公务员吗，也该有公务员法管着。今天你流氓兔倒霉，遇见我这个好猎手，就得乖乖儿听我的调遣安排。想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我知道，以我政府官员的身份，不该交网络朋友，更不该同她在网络上谈论那么多无聊话题，还，还曾经……也许她已经将我的视频资料保存备份，甚至已制成光盘，不然她为何这样肆无忌惮？我周身被冷汗濡湿，可是错已铸成，我该怎么办？我颓然坐到椅子上，头无力地耷拉下来。

她挪过一张椅子，坐到我旁边，小手捉了一张纸巾，轻轻擦拭着我额头上的冷汗，柔柔地道：“流氓兔，请不要把我想得那么坏，我其实是一个好女人。我仰慕你的职业，钦佩你少年有为。我相信以我的姿色，加上我明星公司驻市办主任身份，配你也不至于埋没了你，啊！”她殷殷地望着我。

明星公司是黄各庄镇一个民营企业，公司主要经营砖瓦陶瓷榨菜等土特产，同时在市里，甚至在省城也有产业。

我在她示意下站起来，朝凤凰洗脚城走去。领班一见她赶紧上前，殷勤地将我们带到包房。我们在榻上躺下，她将外衣脱了，侧身对着我。我看见眼前白光一晃，赶紧将眼睛闭上。该如何甩掉这个狐狸精，我的脑袋

好像一团糰糊,眼前总是那酥酥细腻的白,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。我狠狠地唾骂自己,畜生!猪!比猪还不如!现实就这样无情,我找不到如何摆脱她的办法。

我的耳朵被狠狠揪住,随即是山泉一般的笑声。她高耸的胸部在我眼前晃动,那一方酥白让我浑身无力。“吴正,人家问你话,你干吗不回答?”她娇嗔地望着我。即使这样也是美,小鸟依人,精妙绝伦。

我将眼睛转到一旁:“美人,我,我在考虑工作,政府办事情好杂,手头事情好多。”

“是吗?忧国忧民,先天下之忧而忧,真是党的好干部啊!”她放开我重新躺到榻上,木榻在她身下发出轻微声响,“哈,你大约在算计,怎样处置你那未婚妻吧?哈,好在她小产,不然那冤孽出来,你麻烦就大了!”

我沮丧地道:“你千里眼顺风耳什么都知道,我没女朋友还这样涮我?我可是最老实最温顺的男人。”

“哈,你老实?刚才不是说得跟真的一样,信誓旦旦?兔,你也别给我编故事,你肚子里有几条虫本姑娘早明察秋毫,你做戏也要挑选对对象啊!”

我哭笑不得,只好装耳聋。我在洗脚妹的揉捏中缓缓入睡。睡梦中,依稀听到她同洗脚妹在谈着什么,还不时发出欢悦的笑,至于具体内容,我就知道了。

我重新被她叫醒已是深夜12点左右。我在她的带领下懵懵懂懂朝外走。她依偎着我,那柔柔的身子活像安了弹簧,温暖富有弹性。路旁的夹竹桃在风儿吹拂下沙沙地响,像吟唱着一首多情的歌谣。我们朝灯火辉煌的夜市走去。一阵冷风吹来,我牙齿咯咯响,而我的心,却如困在幽深的山洞,漆黑,阴冷。

她扑哧一笑:“兔,视频里你好阳刚好帅气哟,没想遇见真钢,你这样衰!你不会是见花就谢吧?”

我无言,只能伴以嘿嘿一笑。望着灯火辉煌的夜市,我真是欲哭无泪。在机关里,我是公认的才子,笔杆子,不然何以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

就当上副科长。少年得志，春风得意马蹄疾，我的前途灿烂辉煌，没想会在这阴沟里翻船！我咬紧牙，孤寂的心灵突然一亮，这样深沉的夜晚，我堂堂一个男子汉，难道不能对付一个娇弱的女子？

真的是恨自心里出，恶向胆边生哪，连强奸她的念头都有了。

在一个大排档，我们拣一个角落坐下。我叫了两个二锅头，二两五一个。这里的辣子田螺特好吃，香，辣，脆，嫩，下酒的佳肴。她要了一瓶啤酒，小小喝一口，用戴着塑料薄膜手套的小手拈一只田螺，用细长的竹扦子把田螺肉挑出，掐去尾巴送进嘴里咀嚼，却辣得嘶嘶抽气。我冷笑道：“不就是辣一点，至于吗？”

她将筷子一扔赌气地说：“我就要这样就要这样，怎么了？兔哇兔，你怎么都成不了精怪，你啊，想流氓都不成！”

我赶紧陪着笑脸：“美人你说得对，我就是一只想流氓都不成的流氓兔，可对？”她笑了。

就着田螺，我渐渐喝光了两瓶小二。当我开第三瓶时被她死死劝住，她望着我说：“兔，今晚我可把自己交给你了，你醉醺醺我可不高兴啊！”

我没理她，一把将酒瓶夺过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哪还管这些？我拧开酒瓶，咕噜咕噜将酒喝光。

我们是坐出租车到的那个宾馆。我被她扶着，跌跌撞撞朝里走。到了那张大床，我就如布袋样沉重地倒在上面……

我在一阵锥心彻骨的寒冷中惊醒。睁眼一看，我赤身裸体躺在一只浴盆里，莲蓬头白亮的水花喷溅在我身上，好凉。原来打击我的，就是这白花花的冷水。她站在我旁边，浑身雪一样白，凝脂样滑腻，上面缀满一颗一颗水珠，珍珠一般发光。她目光柔和，带着色。她娇嗔地说：“醉鬼，我泼醒你！”她将水龙头转换到热水，一会儿，我就感觉周身舒畅了。

“吴正你别这样，我不是小姐。”她幽怨地望着我，对我说道，“不要色迷迷地看我，我受不了……以为你出身贫贱，能靠自己奋斗挣到如花

似锦的前途,没想你这么衰,哪里像男子汉!我真瞎了眼,偏偏上了你的贼船!”

上我的船,她说的是真话?我望着她,头还是那么晕,心却狂乱地跳荡,几乎要跳出心窝子。我哇哇地一阵干呕,将头无力地顶在墙上。

“吴正,知道你不相信我。”她跨进浴盆,将莲蓬头对准自己。一股冷冽的水柱喷洒在我身上,好冷,她居然用冷水洗澡?我打了一个寒噤:“这么冷,你不怕?”

她呵呵笑起来:“冷水最美容你晓得不?告诉你,除了每月那几天我都洗冷水澡呢。”果然,我见那冰凉白亮的水花滑过她的肌肤,晶亮的水珠子扑簌簌朝下滚落,而那白皙细腻的肌肤则变幻了颜色,嫣红,粉嫩,蒸腾着袅袅热气。

我呼吸急促,周身滚烫,陡然牛一般叫一声,站起身将她拦腰抱起朝床上走去。

我将她扔在床上,她却如鱼一般从我身子下滑过。她斜倚床头,望着我,嘴角一动露出鄙夷的笑容:“流氓兔,你别急不可耐!告诉你我可是黄花闺女,你得为你的行为负责,知道吗?”

我当然知道,而且太知道了,不然我也不会这样粗暴这样饥不择食。我把网上与她交往的前前后后如过电影一般过了许多遍,这个女人好有心计,居然如猎手一般布下天罗地网,将我困在网中央。我只能自暴自弃……荒谬绝伦,不然我对不起自己,也太不合算了!

“于美人,我考虑好了,你哪怕是破布,哪怕是破渔网,我也认命!”于美人呜咽了一声,潜潜的脸庞埋在我的胸膛,咕噜了一句:“臭流氓兔。”

好久,于美人用手轻柔地摩挲着我的发际。“吴副科长,没想你这么能干,办事这样利索。好,假以时日,你会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,不过我托你办事也要这样利索啊!”

她又将我推到一旁,从床上将一条白色毛巾递给我:“吴正先生,请

你过目，你可要记住今日啊！”

那是一条血迹斑斑的毛巾，上面鲜花般的殷红将我的心狠狠撞击了一下！天，这女人，真还是处女！她真钟情于我？

她目光凄迷，缓缓地吁着气：“我终于从女孩变成了女人，啊，太可怕了。也许我的抉择没有错，啊，真的只能天知道啊！”她柔嫩的手滑进我乱糟糟的发际，活像慈母给儿子样轻轻地梳理着。

我困惑了。望着她白嫩细腻的酥胸，我默然无语。我手里托着那一条鲜艳的毛巾，那条染着处女血的毛巾，活像捧着一只圣器。